

## 第一章 重生回到年少時

天元二十四年，六月，驕陽似火，熱得人心浮氣躁，京城首輔沈家一道回廊上雞飛狗跳，安慰聲、哭泣聲不絕於耳，一個局促的少年眉頭微皺地看著眼前這一幕。

「好小姐，別哭了，奴婢們罵這個臭鳥。」一個嬾嬾安撫道。

「什麼該死的鳥兒，竟然傷了小姐。」丫鬟李子哭哭啼啼，抱著沈家小姐沈莞，哭得肝腸寸斷。

回廊上被下人團團圍住的主子，看著約莫十四五歲，微微閉著眼，修長的睫毛掛著眼淚，讓人心疼的想抱在懷裡好好疼惜，肌膚如雪，粉嫩的嘴唇緊緊抿著，尚未脫去稚嫩，卻已經能看出未來是何等天姿國色。

沈莞眨眨眼，她這是在沈家？李子怎麼還這麼愛哭。

沒等沈莞反應過來，就聽遠處傳來祖母的聲音——

「心肝，妳是怎麼了？」

只見頭髮花白的婦人，裝扮一身貴氣，然而稍快的腳步，顯示她的心慌，沈莞眼看著她靠近，接著被她緊緊摟在懷裡，輕聲關切。

「讓祖母瞧瞧，怎麼會被八哥傷到了，什麼八哥，該罰！」

沈莞楞住了，她不是死了嗎？死在一個漆黑的深夜裡。

家破人亡，只剩她孤身一人，就那麼無人知曉的死在夜裡。

現在這是怎麼回事？

沈莞看著被下人抓住的八哥，已經想起來這是什麼時間，是五年前，她有一回被八哥嚇到了。

無論是祖母的懷抱還是手上的疼痛都那麼真實，沈莞自己回到了過去，看著對她滿是關愛的祖母，她心情激盪，輕輕摟住祖母，柔聲道：「祖母我沒事，您別難過了。」

少女剛剛哭過，聲音還帶著沙啞，這麼一說，更顯得委屈，讓沈老夫人心疼得厲害。

「怎麼了？我剛回家，就聽說莞兒被鳥啄了，怎麼回事？」又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來，緊接著沈莞就見到三個人影出現。

沈家長子、長媳原本帶著沈莞哥哥沈維去參加宴會，剛回家就聽下人們說沈莞傷到了，也顧不得更衣，直接過來看她。

聽到母親的聲音，沈莞微微抬頭，眼神明亮，聲音帶著驚喜地喊，「爹爹，娘親，哥哥！」

沈莞聲音實在是甜，讓原本想板著臉的沈夫人都忍不住笑了，過去摟著女兒道：

「莞兒是個大姑娘了，怎麼還撒嬌呢？」

沈維也湊過來，仔細看自己妹妹手上的傷口，覺得確實傷得挺厲害。

沈維為人溫和，是個謙謙君子，今年剛滿二十，平日最心疼自己妹妹，忍不住道：

「怎麼會被八哥傷到，平日牠不是很乖巧。」

若不是夠乖巧，怎麼也不會送到沈家最金貴的小姐手上。

周圍空氣一滯，就見有個圓臉小廝，指著回廊邊十五六歲的少年，少年還在太陽

底下站著，曬得臉有點紅，看著有些局促。

這會兒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，讓少年微微皺眉。

「就是他！驚了小姐的八哥！」小廝顯然是在告狀。

沈莞已經忘了當年這件事怎麼處理的了，但順著小廝的目光看過去，嚇得她差點從祖母懷裡掉出去。

她沒看錯的話……這是李弘禹？當今皇上的私生子李弘禹？

如果沒記錯，以後的李弘禹手握兵權，從一介歌姬之子，變成朝中重臣，最後走到那個位置……他怎麼會在自己家啊？

看著小廝還在喋喋不休的指責李弘禹，沈莞嚇得心都要跳出來了，就算她記憶中跟李弘禹沒什麼接觸，但也知道李弘禹最為記仇。

今天若是讓他被罰，等他以後被皇上認回去，那還不報復他們家啊。

沈莞沒發現祖母、爹娘的表情有點不對，趕緊道：「別說了！」

小廝被沈莞嚇一跳，趕緊閉嘴，誰不知道沈家小姐最得寵愛，若是惹怒了沈莞，那就等著被趕出去。

沈夫人以為女兒要生氣，女兒的脾氣她是知道的，恐怕少不了要罰眼前的少年，可這少年的身分不同，罰不得啊。

沈莞小跑著到李弘禹身邊，神色顯得有點心虛不安，沒顧上日頭熱得厲害，小聲道：「我知道不是你的錯，別生氣啊。」

沈莞的睫毛眨得厲害，不管是不是李弘禹的錯，都不能認啊，這可是以後的陛下，不能得罪。

沈莞這個樣子，在李弘禹看來有點好笑，明明哭哭啼啼的是她，這會還安慰起別人了。

看著沈莞被太陽曬得有點出汗，他微微點頭，算是回應。

沈莞明顯鬆口氣，剛剛哭得厲害，喉嚨乾得有點疼，不過再看少年，顯然是在太陽下曬的久了，唇瓣也顯乾澀，她趕緊拉著少年的袖子，走到回廊裡，乖巧道：「別曬著了。」

看著女兒沒跟少年起衝突，沈夫人和丈夫皆是鬆口氣，沈老夫人則是摸摸沈莞的頭髮，沒說什麼。

雖說他們沈家不怕得罪一個皇帝的私生子，但能不起衝突，當然是最好的。

李弘禹看著沈莞眾星拱月般被領走，心底突然起了波瀾。

他出生以來十幾年裡，從未見過這麼嬌氣的女子，被鳥啄一口就哭，哭得一家人都來哄才行。

他還站在原地想沈莞哭的樣子，就見沈莞忽然回頭，朝他笑出來，那笑容燦爛得讓他心頭一跳，不知道為什麼立刻轉開了視線。

嬌氣。

沈莞見李弘禹不看她，有些喪氣，她想說笑一笑對他表達友好呢，要是能討好未來的帝王，抱緊他的大腿，那他們家是不是就不會家破人亡了？

沈莞眨眨眼，決定藏好這個祕密。

大家肯定都不知道李弘禹是皇上的私生子，自己趁這個時候跟李弘禹搞好關係，等李弘禹飛黃騰達了，也不能忘恩負義吧！萬一心情好，賞沈家一個爵位呢？沈莞偷偷笑出聲，剛回自己院子，就對李子道：「妳快去打聽打聽，那個人是誰，為什麼在我們家？」

李子沒什麼脾氣，從小跟在沈莞身邊伺候，連這個名字也是沈莞起的，對她可說唯命是從，當下就要出門。

然而沒等李子出門，杏兒就道：「小姐不用打聽了，是沈家旁支送來的子弟，咱們家不是有開家學嗎，他是來讀書的。」

上輩子也是有家學這回事，只是她有自己的老師，就沒去上……竟然這麼巧，要是上輩子能跟李弘禹打好關係，祖父祖母還會死於非命嗎？

沈莞想到上輩子的事就心痛，索性拋開那些東西，她重活一世，也該活得明白些，現在不是追悔過去的時候，而該想著如何改變。

沈莞想了想道：「把我這裡的好茶葉拿過去，再送些點心過去。就說，就說剛剛我的下人冤枉他了，這是我賠罪用的。」

這話一出，李子跟杏兒都訝異了，她們家小姐還有限人賠罪那一天？

話剛說完，沈莞又站起來，擺擺手，「算了算了，我親自去一趟。杏兒妳知道他住哪嗎？」

杏兒雖然更訝異了，還是應道：「知道的小姐。您先歇歇，奴婢去備東西。」

沈莞有點等不及，抱大腿這種事，哪有乾等著的啊？

杏兒剛把東西準備好，她便把東西抱在懷裡，急切道：「妳帶路，咱們快走吧。」

主僕三人於是匆匆出了門，一路往偏院去。

旁支送來的子弟都住在偏院，偏院比不上主院漂亮，但也乾淨雅致，沈莞極少來這邊，剛踏進偏院就聽見裡面的聲音。

「差不多行了，也是沈家的子弟。」

「什麼沈家子弟，他姓李，誰知道是哪來的小雜種，來我們沈家讀書，竟然還敢得罪沈小姐！」

沈莞聽到這些人提到自己，腳步放慢了些，讓杏兒跟李子也小聲點。

「聽見沒，不到太陽落下，不准回房間！」

沈莞看看日頭，熱得讓人心煩，離太陽西落至少還有兩個時辰，這些人是要幹什麼！

還沒等沈莞說話，更多汗言穢語進到她耳朵裡。

「歌姬生的雜種竟然跟我們在一個家學讀書，真是噁心。」

「什麼東西啊，你也配？怎麼不跟你婊子娘一起賣唱啊。」

李子氣得直跺腳，想著這種話怎麼能讓小姐聽見？沒留神沈莞已經衝出去了。

「那你們就配嗎！」

誰都沒想到沈莞會出現在這，手裡還抱著一堆東西。

沈莞氣得要死，瞪著那幾個嘴碎的子弟道：「沈家辦的家學，只要是沈家子弟都能來。這是祖訓，你們不知道嗎？為什麼要欺負人？」

沈莞往身邊看了看，想知道是哪個同族的子弟受了欺負，這一瞧嚇得她後退幾步，差點摔倒，李弘禹趕緊扶著她胳膊，生怕她真的摔下去。

「怎、怎麼是你？」沈莞不住眨眼，「他們欺負你啊！」

沈莞說著，聲音微微提高，語氣裡帶著不敢置信，想想那些人罵的話，她都替他們羞愧。

剛剛罵聲最大的人，這會兒已經不安起來了，但還是辯解道：「小姐，都是因為他，妳才受傷的，我們也就是想幫妳出口氣。」

沈莞皺眉，「你不是想幫我出氣，只是想找藉口欺負人。這麼熱的天，你們怎麼不站在太陽底下啊。」

沈莞過來的時候走得就快，這會兒更是因為生氣，頭上微微出汗，李弘禹看著，接過沈莞手中的東西，讓她輕快點。

手裡沒東西了，沈莞索性捩腰道：「凡是沈家子弟，不論出身，不論年紀，都可入家學念書。不管他姓什麼，只要他能被選進來，就有資格讀書，你們祖訓都背過嗎？」

沈莞這番話讓周圍不少人暗暗叫好，他們有些人確實不姓沈，有的是沈家姑娘的孩子，偏偏被那些沈姓子弟看不起，讓他們抬不起頭。

平日裡他們不敢反駁，沒想到沈家小姐竟然幫他們出了口氣，讓人心裡大呼痛快。

「還有。」

所有人目光都看向沈莞，想知道她還要怎麼教訓人，李弘禹也覺得好奇。

「你們不要叫我沈家小姐。我們是一族子弟，應該叫表妹、族妹的。」

誰都沒想到，沈家小姐竟然是這個性子，一點也沒有天之驕女的傲氣，反而對他們這些旁支子弟們說應該喊表妹、族妹的。

一時間因沈姓而自以為是的那些子弟們，也覺得羞愧的很。

沈莞沒想那麼多，轉頭對李弘禹道：「你累不累，我們進內室說話吧。」

雖然沈莞極力掩飾，但頭上的汗珠出賣了她，顯然在太陽底下，讓這位嬌小姐累著了。

李弘禹眼底帶著不明顯的笑意說：「好。」

他帶著沈莞走到內室，開口道：「這些東西，要放哪裡？」

「都是給你的啊，隨便你想怎麼處置。」沈莞討好道：「看，這個糕點很好吃的，你尝尝。」

李弘禹眉頭微皺，若有所思的看著沈莞。

沈莞難道是知道自己的身分，這才小意討好？

可轉念李弘禹又笑了，以她首輔孫女的身分，就算真正的皇子站在沈莞面前，恐怕都不需要她來討好，那沈莞有什麼目的？

沈莞舉著糕點，手都酸了，但李弘禹還是一言不發，她想了想，為了給李弘禹留個好印象，她決定拚了！

「剛剛是我的錯，所以我來道歉。」沈莞說著，糕點塞到李弘禹嘴裡，「好吃吧！」李弘禹沒想到沈莞會這麼做，楞了一下，低頭看自己手裡的東西，所以她特意帶這些東西過來就是要賠罪？

他心裡帶著疑惑，還是把東西放下來，客氣道：「多謝沈……多謝表妹。」

李弘禹不知道怎麼地，到了嘴邊的沈小姐三個字，變成了表妹，或許是因為剛剛沈莞在院子裡說的話他都聽見了。

果然喊這句表妹，沈莞好像更開心了。

看來沈莞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分……李弘禹心裡鬆口氣。

沈莞有點感慨，剛剛外面的人怎麼罵李弘禹的，她可全都聽到了，好好一個皇子，竟然被欺負到這種地步，李弘禹現在肯定不知道自己是皇帝的兒子，不然怎麼能忍得了那種委屈。

兩個人心底似乎都認定了什麼，笑容更加真誠。

沈莞看李弘禹明顯是要送客的樣子，只好道：「那我們家學見？」

李弘禹隨意地應了聲，神態客客氣氣的，並未特別熱絡，更沒跟她約定什麼。

沈莞看出來了，但想著只要不排斥就是好的，等到去了家學，還怕沒機會打好關係嗎？且跑這一趟的目的已經達成，她便沒多逗留。

等沈莞小跑出偏院，杏兒才奇怪道：「小姐，您要去家學？夫人不是給您請了老師嗎？」

想到那個老師，沈莞眼底帶了點冷意，開口道：「不要她了，我也要去家學。我去求求祖父，他老人家肯定會同意的。」

於是沈莞沒回自己院子，慢悠悠去了祖父書房。

書房伺候的小廝見小姐來了，忙讓人送些茶點來，「小姐，老太爺還未回來，您先等等。」

沈莞的祖父是本朝首輔，三朝元老，頗得皇上重用。

她點點頭，「不急。」

書房裡放著黃柏木箭腿平頭案，兼帶幾個俐落的半桌，沈莞隨便落坐，靠在小桌子上，開始整理思緒。

為什麼會回到五年前，她並不知道，可她忘不了上輩子，眼前的一切化為烏有。一切似乎都跟一個人有直接的聯繫，如今的三皇子李兆。

李兆行三，前頭兩個姊姊，所以是三皇子，他生母為當朝貴妃。

如今后位空懸，後宮裡貴妃最大，貴妃又生了皇上唯一的皇子，身分之尊貴可見一斑，離后位只差半步。

只是誰都拿不准皇上的態度，貴妃始終只是貴妃。

而李兆也只是三皇子，始終坐不上太子之位。

沈莞想到李兆，心底升起深深的厭惡。

若不是他，沈家怎麼會被皇上抄家，他搶皇位，讓沈家做墊背的，真是好算計！

還有自己那個老師，竟是三皇子跟貴妃安插進來的，若不是她，自己怎麼會跟三皇子相識，暗通款曲？

不管是為了躲開那個老師，還是為了接近李弘禹，自己都要去家學。

上輩子沈莞見過李弘禹成年時的樣子，一身黑色鎧甲，嘴角帶笑，眼裡卻有著戾氣，這也是李弘禹最讓大臣詬病的方面，他們私下喊李弘禹叫狼崽子——養在民間的餓狼。

但今日看來，李弘禹還不算很難相處。

此時的沈家偏院裡。

幾個沈家子弟垂頭喪氣，原本是以沈莞的名頭欺負那個李弘禹，明明有個當歌姬的娘，偏生不卑不亢，面對他們毫不避讓，怎麼不讓他們生氣？

可沒想到竟然被沈莞逮了個正著，真是氣死人了。

他們這些沈家子弟在偏院住，基本都是兩人一間房，剛剛罵李弘禹最厲害那人，氣得猛灌幾口茶水，冰涼的茶水下肚，氣終於消了點，可突然覺得肚子有些不對。第二天這兩人就被抬著出了沈家，倒也不是死了，只是半死不活，回家養病了。沈家旁支又換了兩個勤學誠懇的少年郎來上家學，這就是後話了。

沈首輔對沈莞想去家學讀書，並沒什麼意見，雖然說沈莞是姑娘，可不過是上學而已，放學便分開了，又不像去尋常書院得同吃同住，也不算太過出格，且家學裡都是沈家的子弟，去也方便。

上學這日，是個涼快些的天。

沈莞看見夫子的時候微微驚訝，這立的名聲她也聽過，身邊的同學也不由低聲議論。

「太傅！」

「三生有幸啊，竟能讓這位教我們讀書？」

「沈首輔太厲害了，竟然能請得動這位。」

李君山今年已經六十，年輕時曾是金科狀元，又當過當今皇上的老師，只是今年急流勇退，早早賦閒了。

聽說貴妃也請過這位出山教導三皇子，只是沒能成功。

對於學生們議論紛紛，李君山只是含笑看著，並不打斷，只是目光掃到李弘禹時頓了頓。

「吾生而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」李君山氣定神閒，學生們漸漸安靜，「以後我就是你們的夫子，誰知，君子六藝，都為哪六藝？」

來此讀書的學生，大的有十五六歲，小的也有十一、二。

沈家好學，子弟們皆已啟蒙，這個問題大家都能答出來的。

沈家旁支出身的沈焱看看周圍的人，作揖道：「回夫子，《周禮·保氏》中寫道：

『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，一曰五禮，二曰六樂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御，五曰

六書，六曰九數。』」

「古人常說，通五經貫六藝，五經，禮、書，就由老夫來教，其餘各項自有夫子，記下了嗎？」

這話一出，更是讓人訝異，就連沈莞也有些吃驚。

原本以為家學就是教些四書五經，沒想到不僅教導文科，連騎射都有師父。

以前自己怎麼就不知道，沈氏家學這般厲害？

李君山也不過多解釋，已經開始上課。

愈聽下去，沈莞愈疑惑。

她是學過一遍的人，自然知道李君山講的似乎太過淺顯，雖然李君山知識淵博，講基礎的東西也旁徵博引，讓人又有所收穫。

可家學裡的學生們，以後都是要走科舉之路，從小就讀四書五經，這些都是極為熟悉的，不免不太符合程度，李君山講這些，倒像是給沒學過四書五經的人講的。於是這日一下學，整個學堂炸開了鍋。

有的人感歎夫子竟然是李君山，還有騎射課，又會是誰來教。

有些則覺得李君山講得太過簡單，他們這些要科舉的人，再聽下去，怕是要誤事。

各人有各人的煩憂，只有沈莞沒有，她什麼想法都沒有，她眼裡現在只有李弘禹！

上課的時候她來得晚了些，沒能跟李弘禹搭上話，這剛一下學，便趕緊走到他身邊，好在他獨來獨往，身邊沒什麼人，方便她搭話。

「好巧，又見面了。」沈莞的唇勾起笑，配上她彎彎的眼睛，顯得十分討喜，漂亮的讓人想呵護。

李弘禹有心想說，都是來上學的，有什麼好巧？可看著她可愛的樣子，還是不由自主道：「嗯，很巧。」

這話說完，李弘禹又陷入沉默。

沈莞抓耳撓腮，想不出還有什麼話要說，畢竟以前都是別人來找她講話，她哪有主動巴結過別人。

想了半天，沈莞又道：「剛剛李夫子講的我沒聽懂，你能教教我嗎？」

抱著書本的李子差點摔跤，這些東西小姐早就學過了的，怎麼可能沒聽懂？

而李弘禹眼神微沉，明明是個少年人的模樣，卻憑空給人幾分壓力，沈莞嚇得往後一縮，總覺得他剛剛非常危險。

原本以為李弘禹肯定會拒絕，沈莞做好拔腿就跑的準備，誰料李弘禹突然笑了。

「好啊，我教妳。」李弘禹垂下眼睛，「去我那吧。」

「好，我，我去換身衣服，馬上就來。」

沈莞拉著李子就跑，心頭不安。

她沒有感覺錯，李弘禹好像真的生氣了，他為什麼生氣啊？

李弘禹看著沈莞逃跑一樣的背影，輕笑，傻是傻了點，倒是敏銳。

想到今日李君山故意從啟蒙處講起，李弘禹眼底情緒翻騰。

是他派來的嗎？騎射老師，也是他的意思？

李弘禹眯著眼，索性不去想，又把思緒拉回沈莞身上，只覺得沈莞實在有意思。

明明怕得厲害，還要接近自己，等會就看看，她到底想做什麼。

## 第二章 用盡心機抱大腿

偏院裡，李弘禹自己住一個房間。

來的時候管家說，房間分到李弘禹這裡，正好沒有同住的人。

這也是其他學生看不慣李弘禹的原因，總覺得李弘禹運氣太好。

李弘禹剛打開窗戶，就見一隻八哥飛了過來，八哥口裡念叨道：「好吃！好吃！」

「蠢。」李弘禹不去看八哥，卻又聽八哥模仿沈莞的語氣說了一句「糕點好吃」，讓他忍不住笑出聲。

正巧進屋的沈莞看到他的笑臉不禁一楞，李弘禹心情怎麼突然好了，發生了什麼啊？

「糕點好吃！」

剛聽到八哥喊什麼糕點好吃的時候，沈莞還沒反應過來，但看著李弘禹似笑非笑的眼神，她便明白了，瞬間臉紅了。

臭鳥！臭鳥！心裡罵著，沈莞捂著臉道：「我們寫功課吧。」說完，她吩咐身邊的李子，「快把臭鳥抱走。」

李弘禹看看八哥無辜的眼神，開口道：「我挺喜歡的，留下可以嗎？」

李子覺得，按小姐的脾氣，定然不會同意，誰料小姐只是猶豫片刻，就勉強道：「好吧，那你不要信小紅說的，我根本沒說那種話！」

李弘禹詫異挑眉，看看漆黑的八哥，「小紅？」

沈莞更尷尬了。

「就隨便取的，你別看牠了，今天夫子交代的功課是叫我們寫『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』是什麼意思。」沈莞拉著李弘禹的袖子，往小案邊拉。

李弘禹不著痕跡躲開沈莞的手，慢吞吞走到沈莞身邊。

這個距離不算疏遠，但同樣不算親密，看似頗有風度，實則是在跟沈莞保持距離，沈莞卻沒發現，還在美滋滋的覺得，成功轉移話題實在太棒了！

沈莞把書放李弘禹的書旁邊，這一對比沈莞尷尬得腳趾都要蜷縮起來。

李弘禹的書本上記滿筆記，顯然是認真在讀書，反觀沈莞的書乾淨得像新的一樣，沈莞趁他不注意，偷偷把自己的書折了幾下，好讓人看起來像是認真翻閱過的。

沈莞坐下來，抬頭看向李弘禹，「快來呀，你準備怎麼寫文章？」

見沈莞問得真摯，李弘禹眼神微暗。

他幼時是讀過書，但跟世家子弟沒法比，沈莞這麼問，是要他難堪？

李君山給的題目是「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」，意思非常淺顯，可以從各個方面論述這句話的意思。

這份功課也許對別人來說簡單，但李弘禹卻知道，這是他第一道考試。

不僅要做出文章來，還不能平庸，卻又不能張揚，讓那位心生警惕，這個尺度，要如何把握？

李弘禹慢慢坐下來，反問道：「妳呢？打算如何寫。」

丫鬟把茶點端過來，便去外間做繡活，不打擾兩位主子。



沒了旁人，李弘禹看似更加隨意，靠在小案旁邊，伸手逗小紅，小紅在李弘禹手底下乖巧的很，半點看不出頑劣。

「我打算就寫為什麼周公讓學生們學六藝！這個簡單。」沈莞下意識咬著筆桿，「你覺得呢？」

沈莞忽然看過來，讓李弘禹有點不自在，她身上似乎有股特殊的香味，無時無刻鑽到李弘禹的鼻子，讓他注意力有些飄忽。

「可以，那妳寫吧。」李弘禹道，半點沒有討論的意思。

沈莞也沒覺得哪裡不對，乖乖提筆就寫。

但她剛寫幾句，李弘禹看了忍不住道：「妳就這麼寫？君子六藝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禮者，不學『禮』無以立。故人人皆學禮？」李弘禹點點桌子，「妳這麼寫，就不怕李夫子生氣？」

沈莞寫的東西，看似有道理，其實都是些廢話，在李弘禹看來簡直是在浪費時間。沈莞偷懶慣了，下意識把上輩子的壞習慣帶過來，低聲道：「可以湊字數嘛，你看，這麼一寫，課業都快完成了。」

果然，沈莞洋洋灑灑寫了不少，看似句句在理，實則言之無物，不過是把旁人的論述給拼湊上去。

看著李弘禹的眼神，沈莞喪氣的趴在小案上，隨便把寫滿課業的紙張團起來，「你別這麼看我，我好好寫還不行嗎。」

沈莞語氣裡帶著委屈，活生生像被欺負了一般。

李弘禹張張嘴，他沒想讓沈莞重寫，沈莞作業完成得怎麼樣，跟他沒有關係。但沈莞這個委屈的模樣又有種說不出的有趣，李弘禹裝作沒看見，開始寫自己的文章。

沈莞本來就是找個藉口接近李弘禹，沒想到還真的被逼著認真寫作業，頓時頭疼，重新鋪開一張紙，沈莞寫了幾次，都不滿意，注意力被桌上的茶水吸引。

這是李弘禹房間分的茶，不知道好不好喝。

沈莞見李弘禹寫的認真，偷偷倒了兩杯水，一杯小心翼翼推到李弘禹手邊，另一杯則自己拿著，像隻小兔子一樣，抱著茶杯嘗了兩口。

喝了一肚子水，沈莞眼神又黏在糕點上，這糕點是廚娘親自做的，新鮮的羊奶糕，香香甜甜的。

沈莞偷偷再看李弘禹一眼，手摸上羊奶糕，嬌嫩的手指比奶糕還要白皙，讓李弘禹不由歎口氣。

怎麼會有這樣的嬌小姐？喝茶也要撒嬌，吃個奶糕更是嬌氣的不行。

沈莞嘴裡還含著奶糕，被李弘禹的歎氣嚇得噙到。

「咳，咳……」沈莞急著想嚥下去，卻被噎著了，難受得眼淚都要掉出來。

李弘禹連忙端了茶水送到她嘴邊，「別著急，慢慢吃。」

一口茶進到嘴裡，總算沒那麼難受了，只是沈莞臉上淚珠將落未落，顯得十分可憐。

而她已經夠難受了，小紅還大聲道：「糕點好吃！糕點好吃！」

李弘禹忍不住笑出聲，眉眼都笑出光芒來。

真是什麼樣的主人養什麼樣的鳥，蠢死了。

沈莞還是第一次見到李弘禹這麼笑，訝異得眨眼，明明想好好說話，但開口就是一——

「你尝尝奶糕，真的好吃。」

在沈莞滿臉通紅下，李弘禹真的嘗了嘗。

其實李弘禹很煩這些甜膩膩的東西，他從小在母親身邊長大，有時母親去畫舫上唱曲，周圍都是甜膩膩的脂粉香，讓人覺得噁心。

然而他強忍嫌惡咬一口奶糕，意外的不讓他噁心，反而有股清香，是恰到好處的清甜。

沈莞笑得眉眼彎彎，「是吧，可好吃了。」

「嗯。」李弘禹點指指桌子，嚥下糕點，「繼續寫吧。」

還寫啊，她有點寫不下去。

不只沈莞不知該寫什麼，其實李弘禹也是。

他拿不准要怎麼寫，才會讓那個人知道他不平庸，但又不讓他起忌憚之心。

沈莞倒是認真起來，開口道：「我們去找我祖父吧！」

他不解看她，找沈首輔？

「讓祖父指點我們啊！」沈莞道：「走吧，祖父這會肯定在喝茶，等會就很忙了。」

李弘禹其實想拒絕，但又覺得沈莞說得沒錯。

以沈首輔的學識，他們兩個的問題在他眼裡，再簡單不過，可讓堂堂首輔來教他們做一份作業，頗有殺雞用牛刀的感覺。

李弘禹心情複雜，跟著沈莞到沈首輔身邊時，才覺得自己衝動了。

見著孫女跟李弘禹一起過來，沈首輔心裡微微意外，面上卻不動聲色，笑道：「怎麼了？又想找祖父做什麼？」

沈莞撒嬌道：「哪有啊，我是想祖父了。」

沈首輔笑，摸摸沈莞的頭，「就妳調皮。」

沈家三代單傳，沈首輔只有沈莞父親一個兒子，沈莞父親也只生了沈維，然後就是最小的沈莞，故而全家不由自主寵著最小的沈莞，沈莞性子也討喜，讓人忍不住喜歡。

「祖父，今天李夫子給了一句話，讓我們寫篇文章出來。」沈莞喪氣，「那個題目看著簡單，但我總覺得寫不出來。」

沈莞說完，李弘禹心裡贊同。

那句話看似簡單，但涵蓋的東西太過廣泛，根本不能用一篇文章概括，這才會讓他們這麼難下筆。

沈首輔看了看李弘禹道：「題目是什麼？」

李弘禹答道：「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。」

題目說出來，沈首輔忍不住笑了，「好個李匹夫，竟然這麼為難我們沈家的學生。」

沈莞疑惑的看著祖父，「祖父，您這是什麼意思啊。」

沈首輔沒說話，繼續問李弘禹，「你覺得是什麼意思？」

李弘禹心裡警惕，沈首輔是要教自己，還是試探？不管如何，要答得漂亮才是。

「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，出自周禮。此為開篇，看似簡單，實則囊括了方方面面，先問養國子之道，再說教六藝。」李弘禹答道：「分開任何一個字，都可為文章。養是如何養，國子是何等國子，道又是什麼道。如何教，為何教，又為何要教六藝，此六藝再細說下來，怕是三萬篇文章都不夠寫。」

沈首輔含笑點頭，又對沈莞道：「莞兒覺得呢，妳可有寫出文章？」

「寫了一篇，但不大好。」沈莞沒想到還有這麼多方面，不好意思道：「我只把自己學到的寫上去，旁的沒有了。」

沈首輔又問李弘禹，「你呢？可有寫出？」

「晚輩愚鈍，並未寫出一字。」

以沈首輔的身分，皇子在他面前自稱晚輩，也是受得住，沈首輔也沒說什麼，讓沈莞給自己倒杯茶，這才慢慢道：「你們都想太多了。」

沈莞跟李弘禹一楞，對視一眼。

「弘禹說得沒錯，『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』，這話看似簡單，實則涵蓋的事情太廣，並不是個好題目。」沈首輔慢悠悠道：「然而李夫子怎會不知？他不過是想考察你們的學識罷了。」

「今日家學第一天開講，每人學習進度不同。他出這個題目，不過是讓你們寫出自己知道的東西，好讓他以後因材施教。李夫子不說明白，搞得含含糊糊，就是戲耍你們罷了。」

想得簡單的人，自然會老老實實如同沈莞一般，寫出自己知道的東西；思想複雜的人，則會跟李弘禹一樣，半個字都寫不出來。

這個李君山！還真不是常人能推斷的。

第二天上課，李君山果然沒說什麼。

看過他們交的文章後，教學進度果然加快又深入了些，讓學生都能聽懂且有所進益。

原來真的只是測試他們都會什麼……李弘禹心情複雜，昨日竟然是多想了，再看身邊的沈莞，她顯然沒有發覺，還為作業通過美滋滋的。

李弘禹看過去的一瞬間，沈莞就注意到了，趕緊回個笑臉。

若是旁人做這個動作，難免有諂媚之感，但沈莞生得好看，唇紅齒白，眼神清澈，讓人忍不住多看幾眼。

見李夫子低頭看手裡的東西，沈莞用口形道：「看我做什麼。」

李弘禹裝作沒看懂，繼續讀書。

沈莞著急了，好不容易大佬看她一眼，一定要趁這個機會跟大佬搞好關係啊。

她在紙上寫了幾個字，扔到李弘禹面前，眼睛亮晶晶的盯著他，示意他趕緊打開。

被沈莞鬧得沒辦法，李弘禹慢慢打開紙團，只見上面畫了個小鳥，小鳥往一塊糕

點上飛，下面寫著：下課去吃芙蓉記的糕點吧！

沈莞朝李弘禹眨眨眼，示意他快同意。

李弘禹提筆回道：再說。好好上課。

無聊，沈莞看過紙條，喪氣的趴在桌子上，心思已經飛到街外面了。

芙蓉記的山楂糕特別好吃，她上輩子就喜歡，讓她吃兩輩子都不會膩。

想著，沈莞偷偷從荷包裡拿出一顆薄荷糖，只能以糖解饞了。

沈莞剛吃完，就察覺右邊有個小崽子一直看著她，小崽子看著年齡不大，十一、二左右，眼巴巴的看著她的糖。

都是沈家的孩子，沈莞覺得自己虛長幾歲，就是姊姊，大方的分了糖出去。

來這裡上學的沈家子弟們，多數家境一般，糖這種東西，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到，而且都是十幾歲的孩子，哪裡有不嘴饞的？

發覺有人在分糖吃糖，周圍的學生們不由得都看過來。

沈莞瞬間腰板直了，把荷包拿過去，讓大家分著吃。

李弘禹看著微微搖頭，李君山更是忍不住輕咳出聲，提醒沈莞不要太過分。

眼看沈莞跟周圍學生愈來愈熟絡，李弘禹皺眉，撕了紙條扔給沈莞，低聲道：「下課等我。」

大佬同意了！沈莞笑得眉眼都彎起來，一個勁的點頭。

一堂課結束，滿屋子都是薄荷糖的味道，李君山捏著鼻子當沒聞到，說了聲下課。

下課總是讓人高興的，學生們小聲歡呼，收拾東西準備回去休息。

李子已經幫沈莞跟李弘禹收拾好東西，一會兒是杏兒跟幾個小廝陪他們出去。

李弘禹看著丫鬟小心伺候，手指蜷縮，眼神微垂，似乎想到什麼，但很快回神，等著沈莞一起出去。

誰料沈莞等著學生們都走了，握著自己的小荷包走到李君山面前道：「夫子，剛剛聽您咳嗽了，要不要吃點薄荷糖，可以清熱止咳的。」

沈莞把漂亮的小荷包恭恭敬敬遞上，李君山一楞，沒想到這小丫頭還記得自己咳嗽了。

李君山也沒拒絕，接過來道：「謝謝妳了。今天上課的內容可都聽懂了？」

「聽懂了，我一定好好做功課。」

李君山微微點頭，又看向一旁的李弘禹，仔細打量片刻道：「你呢？可有疑問？」

李弘禹自然有疑問，但不知這時請教合不合適，他答應過要跟沈莞一起出去。

沈莞趕緊擺手，「你問你的，我等著。不著急。」

大佬請益的時候，自己怎麼能打擾？以後他登上皇位，可不要忘記自己這麼有眼力！

李弘禹是真的很想請教李君山，他從小也學四書五經，但都是他娘教的，根本沒有經過正規系統的學習，基礎是有的，卻不夠深入廣泛。

這也是大家族喜歡請名師的原因，有李君山這樣的名師教導，可以少走很多彎路。

李弘禹一時間聽得入迷，回過神已經到傍晚了。

他雖還有疑問，但記掛跟沈莞的約定，只好遺憾道：「夫子，今日謝謝您了。」

「無妨，你既然叫我一聲夫子，我自然要做好夫子的本分，遞薪傳火是夫子的職責。」李君山道。

兩人同時回頭，沈莞已經趴在桌子上睡著了。

不知不覺過了一個多時辰，怪不得她無聊到睡著，偏偏她還在這等。

李弘禹走到沈莞身邊，不知說什麼好。

見沈莞睡著的時候，眉頭緊皺，跟平時的她完全不同，似乎眉宇間有化不開的愁緒，他眼神微微變了變。

她能有什麼愁緒？生在錦繡堆裡，吃穿不愁，父母慈愛，家族和睦。

李弘禹心裡生出幾絲不耐煩，但想到沈莞等自己這麼久，不耐煩也化作柔軟，輕聲道：「醒醒，要不回去睡。」

沈莞也睡得不踏實，聽見李弘禹的聲音，緩緩睜眼，似乎還沒完全清醒，嘟囔著道：「不要，想去芙蓉記。」她說著，感覺渾身不舒服，又支著腦袋道：「你忙完了啊。」

「嗯，走嗎？」李弘禹輕聲道：「不然我替妳去吧。」

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麼說，卻不由自主說出來，似乎是怕沈莞累著了，但是她哪裡累著了，明明是在睡覺。

沈莞清醒了點，還真的動了讓別人去芙蓉記的念頭，但想想這是好不容易跟李弘禹一起的機會，怎麼能錯過？

沈莞揉揉臉，「不！我要自己去！」她趕緊站起來，「走走走，芙蓉記的山楂糕賣完了怎麼辦！」

說完沈莞意識到李夫子還沒走，不好意思道：「夫子，我跟李弘禹去買糕點了！明天給您帶過來！」

說完沈莞拉著李弘禹的袖子就跑，根本不給人家反應的機會。

走到街上，晚霞落在周圍，輕柔的風吹著，夏季的美妙就在此刻。

這是李弘禹這麼多年以來，第一次沒有目的閒逛，沈莞說是去芙蓉記，但恨不得把周圍所有店鋪都逛一遍。

等小廝都拿不了，李弘禹順手接過沈莞的糖人，無奈道：「妳又不吃，買這個做什麼。」

「你不覺得這個糖人很像沈族弟嗎？」沈莞興奮道。

「沈族弟？」李弘禹眼神微眯，語氣有些危險，「誰？」

「就我左邊那個小胖子啊，他好可愛，你看，像不像？」

是她座位右邊的沈家子弟，名叫沈笑，十二歲，臉頰還帶點嬰兒肥那個？

李弘禹想起來沈莞說的是誰，意味不明地哼一聲，有點想把這個糖人扔了，但看在沈莞的面子上，還是沒這麼做。

沈莞接下來的舉動更是讓李弘禹頭疼，不管什麼零零碎碎的小玩意兒，只要她看

上的，統統買回來，讓小攤販笑開花，恨不得供著這位小祖宗。

到芙蓉記的時候，李弘禹少見的鬆口氣，這下應該不會亂買了吧？

誰料沈莞一出現在芙蓉記，芙蓉記的夥計瞬間笑得跟開花了一樣，那眼神明顯是把沈莞當大客戶。

「沈小姐您終於來了，山楂糕特意給您留著，不然就賣完了啊。」夥計伶俐的很，神態熱切中帶著恭敬。

李弘禹熟悉這種眼神，只是從未被人這麼對待，沒想到竟然是因為跟著沈莞出來買糕點而得到這種待遇。

誰料夥計剛說完，旁邊有個女子氣惱說：「你不是說賣完了嗎？我問了好久都說沒有山楂糕了。」

這次芙蓉記出的山楂糕好賣的很，不到傍晚基本就沒得買了，女子本來聽說賣完了，只是有點扼腕自己慢了一步，但現在聽說還有山楂糕只是不賣她，這就不一樣了。

夥計沒想到自己的話會被別的客人聽見，頗有些尷尬，但他也不覺得自己做錯了，沈小姐跟別人不同，當然要特殊對待，這可是首輔的親孫女，誰不想討好些？眼看女子要鬧起來，沈莞連忙道：「巧了，咱倆都愛吃那山楂糕，不如我買下來，分妳一半，咱們都嘗嘗。」

原本就是自己來晚了，沈莞有些不好意思，歉意的朝女子笑笑。

能來芙蓉記買東西的人，手裡都有些錢，自然不在乎一份糕點的銀子，只是不喜夥計的態度罷了。

女子見沈莞態度和氣，就知道是芙蓉記的人自作聰明，心裡對沈莞的怨氣少了些，開口道：「我也不白要妳的，買糕點的錢咱們也一人一半。」

沈莞看過去，才覺得眼前的女子貴氣的很，眉眼看著是有些熟悉，但也想不出來對方是誰。

夥計見客人自己談好了，連連道歉，趕忙把收起來的山楂糕拿出來。

女子也不客氣，嘗了一口，笑著道：「果然名不虛傳，謝了。」

「小事一樁。」沈莞看著女子離開，才把剩下的山楂糕遞給李弘禹道：「原本想多給你買些，但只有一半了，明天我再差人給你買，如何？」

李弘禹低頭看沈莞手裡的糕點，眼神複雜，「妳是給我買的？妳不吃？」

「我不愛吃這種酸的。但你不是說最近天熱胃口不好嗎？」沈莞認真道：「山楂糕很管用的，你嘗嘗？」

李弘禹眼神微動，細細看了沈莞幾眼，「好。」

李弘禹緊緊捏著油紙包，察覺裡面的山楂糕有點變形，手指才鬆了些。

昨天做功課的時候，他沒多吃點心，隨口說了句胃口不好，沈莞追問為什麼，他敷衍了句天熱，沒想到竟然被沈莞記在心裡。

她來芙蓉記是為了自己？

李弘禹眼神複雜，站在沈莞身後，似乎要從她身上看出什麼。

這種說不上來的情緒一直持續到李弘禹跟著沈莞回到府裡，兩人分開之前，沈莞

嘀嘀咕咕地交代著他——

「這個糖人給沈笑，這個宣紙硯台給沈焱族兄，還有這些，給坐在我們後面的同學！」沈莞指了一大堆，尷尬道：「我是不是說得太亂了！」

「嗯，記下了。」

李弘禹心底隱隱有些不快，突然想把懷裡的山楂糕扔出去。

原本以為沈莞出去是專門給自己買糕點，原來還惦記那麼多兄弟。

見沈莞喋喋不休，李弘禹打斷道：「不用說了，回去休息吧。」

沈莞楞一下，趕緊點頭，又從小廝手裡拿了狼毫筆塞給李弘禹，「這個給你！我看你那個筆有點不好，寫字太累了。」

雖說沈家開了家學，但筆墨紙硯這種東西自然要自己帶的。

李弘禹看著狼毫筆，出門大半時間，沈莞都用來挑這枝筆，竟然是給自己的？

沈莞見他不說話，以為他嫌自己話多，趕緊擺手就跑。

李弘禹五味雜陳，抱著東西回到偏院，剛進院子，就碰到沈焱。

沈焱年齡大些，今年剛十七，家境不好，讀書頗有天賦，以前都在沈家老家私塾讀書，因為實在優秀被夫子推薦，才到京城讀書。

沈焱稍稍點頭，他向來有禮，每每碰到其他同學都會打招呼，面對李弘禹也是，只是李弘禹一直冷淡，沈焱以為這次他也不會跟自己說話，誰料瞧見李弘禹張張嘴，皺眉道：「這個是給你的。」

李弘禹把厚厚一摞宣紙遞給沈焱。

沈焱疑惑，他知道李弘禹身家不算富裕，怎麼會有錢買宣紙？再說，就算李弘禹有錢，也不會主動替別人買這些東西。

李弘禹看出沈焱的疑惑，冷淡道：「沈莞買的，拿著吧。」

族妹？沈焱猶豫了下，但在李弘禹的威壓下，還是接過宣紙。

正好沈笑也走出來，他看看李弘禹又看看沈焱，忍不住道：「哥哥們！你們在偷偷做什麼！」

見沈笑也出現了，李弘禹乾脆把手裡東西都放在石桌上，把臉大的糖人塞到沈笑手裡，「沈莞買給你的。」

沈笑也楞了，這是幹什麼啊？居然送他東西？

不過看見糖人後，他隨即狂喜，這個糖人也太可愛了吧！

外面的動靜引來不少沈家子弟出來湊熱鬧，李弘禹有些驚扭，但還是按沈莞說的，把買來的東西分給眾人，還把一大包點心打開放在桌子上，讓眾人自己拿著吃。原本還有人畏於李弘禹的冷臉不敢接近，但有沈笑帶頭，伸手的人就漸漸多了，特別是發現李弘禹只是冷臉，也沒別的意思。

本來都是差不多年齡的男孩子，這樣一來，相處都自然了點。

沒想到他們這個院子裡十四五個人，每人都有禮物！妹妹真的有心了！

所有人對送來禮物的李弘禹也表示感謝。

沈笑倒是好奇，「李表哥，你收到的是什麼禮物啊。」

這一問，大家都看過來，是啊，他們都有禮物，李弘禹的是什麼？

眾人的目光太過熱切，李弘禹裝作不在意把裝狼毫筆的木盒子打開。

「天啊！狼毫筆！」沈笑誇張道：「看這筆桿，還有光滑尖潤的筆毛，也太漂亮了吧。」

大家都是讀書人，自然看得出來這枝筆有多好。

眾人羨慕的眼神讓李弘禹有點不自在，暗暗壓住心底的高興。

連穩重的沈焱也忍不住道：「這枝筆確實漂亮，有人說用狼毫筆寫字可以更順暢些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」

「不知道，可能吧。」李弘禹慢慢把狼毫筆放進盒子裡，避開眾人目光，「我先回去做功課了。」

「好好好，謝謝李表哥了！」沈笑趕緊道，他的糖人根本捨不得吃好嗎！

眾人連著道謝，讓李弘禹有些皺眉，他們該謝沈莞的，跟自己有什麼關係。

第三章 原來他不是特別的

送禮物事件後，李弘禹突然發現，沈家子弟對自己好像突然親熱起來。

沈莞還沒有察覺，正在偷吃糕點。

她功課做得不算好，上課也不太專心，但李夫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隨她去了。

李弘禹倒是監督過幾次，見沈莞實在沒興趣，也就沒說什麼。

眾人也習慣李弘禹的冷臉，一起上學幾天，發現李弘禹的功課做得好，有人不懂就厚著臉皮過來請教，發現李弘禹沒拒絕，膽子就更大了，就連沈焱也拉著李弘禹討論，倒是讓李弘禹進益不少。

連著上五天的文課，終於到大家最期待的武課了！

李君山見他們心思都不在課堂上，也收了課本，笑著道：「明天大家都要選自己的馬了，可有想好要什麼樣的？」

選自己的馬？見學生們楞住。

李君山罕見失笑，「你們竟不知？沈首輔給你們每人準備了馬匹，明日可以自己選。」

這下，學生們更沒心情上課了，滿腦子都是怎麼選馬。

沈首輔也太大方了，馬匹的價值他們都懂，不說沈莞，他們十五個學生，就是十五匹馬，對再大的家族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。

沈莞同樣興奮，她上輩子有自己的馬，但因為對騎射沒興趣，學得不好，自己的馬也沒怎麼去看過，這輩子她的想法卻不一樣，她想學好騎射，想保護好爹娘跟哥哥。

當天晚上，沈家下人送來騎射專門用的胡服，也讓眾人陣陣驚奇，唯有沈焱覺得奇怪，以前也沒聽說京中的沈氏家學有這樣好的待遇。

不管怎麼樣，眾人還是感念沈首輔的恩德。

若不是來京城，他們恐怕一輩子都很難有一匹自己的馬。

沈莞也在偏院，看著大家分衣物，忍不住對身邊看書的李弘禹道：「你怎麼不去看看，騎射的衣服穿起來可好看了。」

偏廳裡熱熱鬧鬧，只有李弘禹坐在角落裡。



李弘禹淡淡道：「反正明天要穿，都一樣。」

聽李弘禹這麼說，沈莞有些失望，她上輩子見過李弘禹身著黑色盔甲的模樣，雖說騎射衣服跟盔甲很不同，但同樣俐落，她想看看他穿起來會是什麼樣，可惜這會看不到。

李弘禹繼續看書，沈莞覺得無聊，轉頭看大家熱熱鬧鬧，又忍不住笑，在沈莞看來，眼前的人都比她要小，是要多照顧點。

只是沈莞突然發現，還有個瘦小的孩子跟李弘禹同樣不愛湊熱鬧。

那孩子清秀的很，身量比一般人都要矮，跟沈莞差不多高，眼神似乎有著掙扎。

沈莞知道他，名叫沈丹青，跟自己同歲，功課非常好，被夫子誇獎。

現在家學裡，沈焱讀書最好，李弘禹次之，沈丹青第三，所以沈莞對他印象也算深刻。

見沈丹青坐在角落裡，沈莞走到他身邊，輕聲道：「怎麼了？愁眉苦臉的？」

沈丹青似乎沒想到沈莞會過來，頓時如坐針氈，一雙眼睛頗有些不安的飄忽。

見這眼神，沈莞更加心軟，坐到他身邊道：「有什麼難處大可跟我講，我會幫你的。」

湊近沈丹青，沈莞聞到一股若有似無的奇怪味道，頓時微微皺眉，她嗅覺向來靈敏，能夠聞到一些細微的味道。

沈丹青瘦弱的很，看著就讓人心疼，沈莞又耐心地問了問，沈丹青只是搖頭，並不多說什麼。

他不講，沈莞也沒辦法，卻被不知什麼時候走到身邊的李弘禹扶正身子，離沈丹青遠了些。

「走吧，今天功課還沒做。」李弘禹淡淡道，看了沈丹青一眼。

這還是李弘禹頭一次主動找她一起做功課，沈莞瞬間拋開別的想法，抱著書本跟李弘禹出去。

李弘禹把分配給他的騎射裝隨手放桌上，沈莞思緒還在沈丹青身上，仔細想半天，也沒想出來沈丹青身上是什麼氣味，總覺得熟悉。

見她心不在焉，李弘禹忍不住道：「不想寫功課就回去吧。」

李弘禹不知道自己憑空哪來的邪火，偏偏沈莞開口還是在說沈丹青，讓他更加不耐了。

「你說沈丹青怎麼回事？我還沒見過他這個樣子。」

「去問他，別問我。」李弘禹手指鎖緊，捏著書本。

沈莞也是真的擔心沈丹青，沒注意到他奇怪的情緒，點頭道：「那我去看看他，明天見！」

沈莞迅速收拾東西跑出去，留下李弘禹在空蕩蕩的房間裡，他頓了頓，隨即繼續看書。

沈丹青住的房間跟李弘禹不同，這裡是兩人一間。

正好沈丹青的室友跟沈莞也算熟悉，就是沈笑，房間裡兩人都在看書，認真的很。

聽見敲門聲，看到是沈莞，沈笑眼神亮了，「莞姊姊，妳怎麼來了啊。」

「來看看你們，我聽說你老是吃糖，小心牙壞。」沈莞叮囑道，眼神卻看向沈丹青。

沈丹青面容帶著疲憊，勉強笑笑。

等走到沈丹青旁邊，沈莞終於想起這是什麼味道——這種淡淡的血腥味，再看他手壓著肚子，分明像是來月事的樣子！

她頓時震驚的看向沈丹青，有些不敢相信，但礙於沈笑在這，只能勉強壓住情緒，對沈丹青道：「丹青哥，我有件事想問你，咱們出去說話？」

沈丹青咬牙，只能點頭。

兩人走到院子裡，沈丹青的眉頭緊鎖，看起來似乎有些害怕。

沈莞也頭一次遇到這種事，努力平靜下來，湊到沈丹青耳邊說了幾句，沈丹青見躲不過去，只能點頭承認。

沈莞沉默片刻，歎口氣，「妳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。」

「莞妹妹，妳千萬別說出去，不然、不然我肯定要被送走的。」沈丹青帶著哀求。沈莞趕緊搖頭，「不會的，我肯定不會說。妳先跟我來吧，妳這裡肯定沒要用的東西。」

知道沈莞是為自己好，沈丹青咬唇，微微點頭。

兩個人並肩出了偏院，李弘禹正好透過窗戶看見兩人的背影，是那般親密無間。

清晨太陽不算大，沈家校場上已經站著十五個沈家子弟。

往日黏在李弘禹身邊的沈莞，此刻卻在最前排，跟沈丹青嘀嘀咕咕。

李弘禹個子高，跟沈莞離得遠了些，努力不去看前面的沈莞跟沈丹青，眼角餘光卻總不自覺地掃過去。

大夥兒三三兩兩還在小聲說話，就見他們的老師騎著馬走過來。

那馬通身烏黑，漂亮傲氣的很，讓學生們不由得驚呼，但卻不如馬背上的人讓人驚歎。

馬背上的人虎背熊腰，生得高大威猛，眼角有個疤痕，若是敵人看見這個傷疤定會膽寒，可本朝的百姓，卻只會感到欽佩，深知這個疤痕就是護衛他們百姓安危而來！

竟是人稱「疤面將軍」的班善！

班善是外族跟本朝女子所生，他自幼跟著母親在邊境生活，因邊境常年被侵犯，班善入伍後百戰百勝，一路從小兵成為將軍。

班善今年已經五十五歲，從邊境退下來，在京城養老，只掛了個輕鬆的職務，在城北軍營訓練新兵，其母親身體也康健，同樣在京城當起老祖宗。

京城人一感歎班善將軍的勇猛，二則敬佩班善將軍的孝心。

所以看到班善將軍臉上可怖的疤痕，非但不害怕，反而從心底興奮讚歎，這就是守護他們的將軍！

班善見小崽子們的眼神，嘿嘿一笑，「看來你們都認識我？」

班善聲如洪鐘，站在前面的沈莞嚇得往後退幾步，李弘禹扶住她肩膀，才讓她站穩。

沈莞被自己逗得都笑了，朝李弘禹輕聲謝了句，又低頭跟沈丹青說話。

另一邊沈笑大聲道：「認識！您就是疤面將軍！」

「好，認識那我就不多說了，來，去挑你們的馬兒！這可是以後你們的夥伴，要認真挑選。」班善大手一揮，雷厲風行。

二十多匹馬被小廝牽上來，從小馬到大馬全都有，任由他們挑選。

沈莞看著眼熱，拉著沈丹青衣袖道：「走，我們快去挑。」

她們兩個身量小，自然要選矮些的馬，跟李弘禹、沈焱他們不同。

沈笑也跟著沈莞和沈丹青身後，沈笑才十二歲，是要選個小馬駒的。

他們三個湊在一起說話，倒顯得李弘禹那邊有點冷清。

沈焱看了看李弘禹的臉色，笑著道：「李表弟，你準備選哪一匹馬兒？」

「隨便選吧。」李弘禹提前看過書，知道什麼樣的馬兒最好，這會兒一眼看過去，就知道這些馬都不算差。

這讓他心裡疑惑，沈首輔真就這麼大方？

他正想著，沈焱開口道：「李表弟覺不覺得奇怪？沈首輔對我們也太好了些，文課夫子是李君山，這武課師父，竟然是班善將軍。就連這馬兒，也是不差的。」

沈焱說完，就知道自己話多了，但他心裡覺得奇怪，並且覺得李弘禹肯定也是感覺不對勁的。

他們到底是沾了誰的光，才有這麼好的待遇？

因為莞妹妹？

他覺得不是，並非他看不起莞妹妹，只是表妹一不科考，二不上戰場，委實不必有這樣兩位老師。

李弘禹倒是多看了沈焱一眼，開口道：「我們儘管學就是了，何必管其他的。」

說完李弘禹隨手牽了匹馬，灰撲撲的，昂首挺胸倒是有幾分神氣。

誰料還在跟沈丹青說話的沈莞看見了，連忙走過來，仔細看了看李弘禹牽的馬道：

「不要選牠，這匹馬脾氣太軟，跟你不合。」

見李弘禹皺眉看向自己，沈莞繼續道：「我祖父說過，馬兒是要跟主人脾氣相投的，這樣才更能夠自己所用。」

沈莞的眼力自然超過在場許多學生，班善聽到也點頭。

「沈小姐說的沒錯，戰場上馬是你最好的夥伴，自然要跟主人脾氣一樣。不然主人說要進攻，馬兒卻要後退，這還如何打仗？」

聽了，學生們也有了方向，挨個去試探馬兒，想要看看哪個跟他們脾氣一樣，而沈莞看了一圈，卻覺得這些馬兒都不適合李弘禹。

沈莞突然想到什麼，轉身目光閃閃看向班善。

班善上下打量她道：「小丫頭，看妳班善伯伯做什麼？」

班善跟沈首輔關係不錯，沈莞自然是早就見過他的，也有幾分熟悉，說起話來就

像在跟尋常長輩講話一般親暱，「班善伯伯，你家是不是有匹特別特別難馴服的馬兒，至今還未有主人？」

沈莞甜甜的聲音好聽的很，但班善本能警覺道：「我那馬兒是要留給曾孫子的！妳別想了，再說，妳能馴服嗎？」

「曾孫子？等您曾孫子生出來，好馬兒都要老了！」沈莞耍賴道：「還不如拿出來，給您的學生們試試，看誰能降伏了去。好馬無主人，也是一件憾事啊！」

「說得好聽，在場這些馬加起來，都沒有那匹馬值錢！」班善眼睛瞪得跟銅鈴一樣，說什麼都不同意。

聽他們說得熱鬧，沈笑眼睛亮亮地問：「什麼馬兒？莞姊姊跟我們講講唄。」

「咱們班夫子，家裡有一匹好馬，是從西域得來，性格極烈，傲氣的很，至今還沒有主人。當初咱們班夫子花了重金買回來，卻不能騎。」沈莞跟同學們說著，誇張道：「聽說那匹馬，是用等身多的金子買來的！」

跟馬兒一樣，等身多的金子？眾人倒吸一口涼氣，而這樣的馬兒，還沒有主人？好馬兒被埋沒，想想就讓人心痛，就連穩重的沈焱都有些動心。

但班善還是不同意，愈聽沈小丫頭說，他愈是心痛好嗎？買了那麼好的馬，竟然不認主，那馬又嬌貴的很，打不得罵不得，皇上知道這件事，還笑話他來著！

「好伯伯，您就牽來吧，讓我們開開眼，難道您真的以為，您的學生能降伏那匹馬嗎？」沈莞撒嬌道，扯著班善的袖子晃來晃去。

班善被小丫頭磨得沒辦法，又對上學生們興致勃勃的眼神，也起了炫耀的心思，

「好好好，來人，去家裡把馬兒牽過來，讓小崽子們見識見識什麼叫好馬！」

沈莞計畫得逞，笑得跟小狐狸一樣，湊到李弘禹身旁低聲對他道：「一會兒你去試試，只要能騎上那馬，我就幫你要過來！」

那匹馬沈莞見過的，總覺得跟李弘禹莫名相配，希望看在這匹馬的分上，以後李弘禹能對沈家好！

所有人都沒心思挑馬兒了，只想看看被沈莞吹上天的馬到底長什麼樣子。

等班善將軍都無法馴服的馬被牽過來，眾人只覺名不虛傳，牠一來，場上所有的馬都要矮了半截，更是不敢在牠面前抬頭。

這馬看著就比一般馬兒要威武許多，那身量只有寥寥幾人才適合駕馭。

男人天生是愛好馬的！可惜只能看著。

身高不足的，已經往後站了，沈焱雖是身高足的幾個人之一，卻也沒上前。

沈焱苦笑道：「本來我還想試試，但一看就知道，自己肯定不行。」

他雖然溫和，卻很少有這樣放棄的時候。

另外幾人有不甘心的便去試了試，可是別說上馬，甚至連靠近都不能靠近，那馬根本不讓人碰。

就連班善過去，馬兒也只是讓他摸了幾下，再多的就不行了。

班善感慨道：「這樣的好馬真是可惜了。還有誰沒試的？來試一試，也好讓你們死心。」

「他！李弘禹還沒試！」沈莞大聲道，推著李弘禹出去。

聽到李弘禹的名字，班善認真打量他幾下，眼裡露出一些好奇，隨即收斂神色，頷首道：「那就試試吧。」說完又叮嚀，「注意安全。」

沈焱敏銳地察覺班善對李弘禹似乎有些不同，但隨即又覺得是自己想多了。

李弘禹看看身後的沈莞，沈莞瞧見李弘禹的眼神，低聲道：「上啊！我相信你！」

沈莞的眼神有些熱切，李弘禹心中一動，突然問道：「妳跟沈丹青怎麼突然那麼熟？」

他們聲音極低，旁人是沒聽到的。

沈莞楞了一下道：「我不能說。」

李弘禹也沒追問，點點頭，徑直往馬兒身邊走。

這匹馬通身烏黑，唯獨四個蹄子是白色的，養得也極好，只是太過傲氣，看向李弘禹的眼神都帶著不屑。

李弘禹眼眸微眯，倒是一點不怕，走到馬兒身邊，伸手要去拍馬兒的頭。

班善有心想攔，害怕馬兒傷到李弘禹，誰料少年手剛伸出來，那馬兒雖然不情不願，但還是低下頭，讓他摸幾下。

他看到了什麼？自己的寶貝馬兒被別的小崽子摸了？還自己低頭給摸？

這還沒完，李弘禹竟然踩著馬鐙翻上去，雖然動作不算熟練，但那馬兒站得穩穩當當，就是讓李弘禹坐上去了。

這下，學生們都沸騰了。

沈笑大聲道：「班將軍！這馬兒認主了嗎？」

班善有些說不出話來，目瞪口呆的看著，李弘禹已經騎著馬在轉圈了！

憑什麼啊！他們李家人都是流氓嗎？當老子的嘲笑自己買了匹能看不能騎的馬；當兒子的，直接把自己的馬給騎走了！

沈莞小聲叫好，隨後興奮道：「班善伯伯！謝謝您送給學生一份大禮！」

送？老子哪時說要送了！班善氣得鬍子都要翹到天上去了。

誰能想到，這匹馬竟然能被馴服？在別人面前趾高氣揚的馬，竟然在李弘禹手裡十分乖順，氣得班善有點說不出話，偏偏沈莞還在旁邊起鬨。

要是別人，班善肯定把人轟走了，可問題是坐在馬背上的人是李弘禹，瞧李弘禹低頭看著自己，班善突然覺得李弘禹跟他爹太像了，讓他遲疑片刻。

就這一瞬遲疑，讓沈莞找到機會，趕緊道：「班善伯伯，讓李弘禹先欠著您的錢，等以後他當大官了，再還給您一個等身大的金馬，如何？」

班善瞪沈莞罵道：「就妳一個小丫頭聰明？還幫別人做主了？」

這時，李弘禹已經從馬背上下來，走到班善面前，看著少年的臉，班善還是鬆口道：「這馬兒雖然能給你，只是有個條件。」

「班夫子您說。」李弘禹隨手鬆開韁繩，頗有些不在意旁邊的馬，但那馬兒卻黏他黏得厲害。

這一幕讓班善看得眼皮直跳，繃著臉說：「三個月後，城北軍營比騎射，你若是能進到前十名，那這匹馬也算找到主人，若是不到前十，這馬我會找人再牽回去。」城北軍營跟將士們比騎射？這條件也太苛刻了些。

沈莞還想說話，卻聽李弘禹直接答應，「好，多謝班夫子。」

李弘禹回答得太過輕易，讓班善有點不自在，看了李弘禹一眼，低聲不知道說了什麼，讓眾人繼續挑馬。

這次顯然快了許多，學生們也知道該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的馬，沈莞挑了匹溫順的小馬，她瞧著總覺得跟她上輩子的馬兒很像。

等到真正開始練習的時候，眾人才知道騎射根本沒想像中那麼簡單。

大家還沒跟自己的馬兒溫存夠，馬已經被牽下去，他們要先練習射箭，接著學騎馬，最後才是騎射。

只是剛試了幾箭，班善就皺著眉，看著各個手臂發軟、舉不起弓，下盤不穩、東倒西歪的學生，搖頭道：「你們這樣，還怎麼射箭？一個個弱得跟小雞崽一樣。」說著，班善看了看李弘禹，倒是有些佩服這個孩子初學就能撐住，甚至準頭也漸漸提升，而且沒想到除了李弘禹之外，做得最好的，竟然是沈莞，沈莞的姿勢還算標準，弓也適合自己，有模有樣。

一堂課下來，班善大致知道眾人的水準，開始一個個指導。

趁著班善去指導同窗時，沈丹青低聲道：「多謝了，要不是妳，我肯定害怕得要死。」

「都跟妳說了，沒事的，第一天練習，不會讓我們騎馬的。」沈莞笑著回答，但眼神裡帶著擔憂。

兩人都知道，沈丹青的祕密不可能永遠藏著，沈莞也跟沈丹青說過，她是必定要跟祖父講的，此時幫忙瞞著，只是顧著沈丹青的顏面。

李弘禹眼神在沈莞跟沈丹青之間掃過，手指將弓拉滿，穩穩的把箭射出去，正中靶心，引來一陣叫好。

眼看就要下課，李弘禹淡淡道：「今日沒功課，妳要做什麼？」

沈莞心裡裝著事，隨口道：「回院子吧，也沒什麼事。」

李弘禹點頭，沒再說話，但明顯跟沈莞站的距離遠了些。

若是之前沈莞肯定能發現，但沈莞現在心裡裝著沈丹青的事，難免有些分心。

李弘禹手指繃緊，說不上來自己的心情。

原本以為沈莞對他另眼相待，是知道他的身分，但現在看來，似乎不是如此。沈莞現在對沈丹青那般親近，就如同對自己一樣。

這樣的情況，原本應該讓自己放心，畢竟沈莞的示好並未有其他的目的，也就證明沈家沒別的心思。

可是，他心頭卻是有說不出的煩躁。

李弘禹鬆開弓弦，擦擦手上灰塵，面容還是一樣冷淡，不自覺地看了一眼沈丹青的臉，一句話沒說。

騎射課結束，李弘禹直接離開，沒給任何人眼神。

沈莞帶著沈丹青去主院，看她神色惴惴，忍不住安慰道：「見到我母親，妳也不

用怕，我母親人很好的。但這事必然是要告知祖母的，祖母那我來說情，妳只要如實說就行。」

沈丹青點頭，歎口氣道：「真的麻煩你了，沈小姐。」

聽她又叫自己沈小姐，沈莞並未說話，走前面帶路。

兩人進了主院，一個半時辰後沈丹青才走出來，被杏兒跟李子送回偏院，幾人看著神色都有些不對勁。

在自己屋子裡讀書的李弘禹聽見院子裡有人問沈丹青去了哪，沈丹青敷衍幾句，又聽一陣騷亂，似乎是有下人過來，在偏院旁邊收拾了一個小院，讓沈丹青搬過去。

有人問了，只說是主母吩咐的，這點變故讓眾人都有些奇怪。

原本他們這群沈家子弟裡，只有李弘禹一個人住單間，這倒也沒什麼，畢竟十五個人，自然有一個人可以獨佔一個屋子。

但現在沈丹青為何單獨搬出去？還跟他們不在一個院子。

沈丹青沒說什麼，眾人的猜測就天馬行空起來，不止一個人注意到，沈丹青是跟沈莞一起去了主院，回來才變了待遇。

再想想這兩天沈丹青跟沈莞似乎突然熟絡起來，難免有人議論紛紛。

李弘禹把窗戶關上，隔開了外面的議論，繼續看書，不管什麼事，都沒讓他情緒波動。

此刻主院裡，沈莞的祖母和母親，正在教訓沈莞。

「這是什麼事？妳也能答應下來？」沈夫人皺眉道：「這樣的事若是別人知道了，沈丹青的名聲要怎麼辦！」

見兒媳說得嚴重，本來也板著臉的沈老夫人轉而摟著沈莞道：「也別訓孩子了，莞兒是個孩子能懂什麼？她做的已經極好了，是那沈丹青大膽，竟然女扮男裝來京城讀書，也不知道族裡是怎麼選的人。」

雖然覺得沈丹青此舉不妥，但又覺得或許有什麼理由才讓一個花季少女不顧名聲也要如此，沈老夫人忍不住道：「讓人去查查，她在老家是有什麼難處，暫時就這樣吧。」

婆婆發話，沈夫人自然不會反駁。

就算要讓沈丹青回家，也不能直接揭穿她女子的身分，否則她以後還如何嫁人？甚至還會帶累其他沈家姑娘的名聲。

沈丹青可是跟一群男子通吃同住，就算自家人知道沈丹青是跟個十二歲的孩子住在一起，但外面誰知道會怎麼說。

也幸虧莞兒敏銳，否則也不能發現這麼大的隱患，現在讓沈丹青搬出去單獨住，也算彌補了。

沈莞半靠在祖母懷裡，聽母親跟祖母說話，想著沈家族人們。

上輩子，沈莞不曾對這些兄弟們這般關注，畢竟他們只是旁支子弟，而她是沈家嫡系千金，雖說都姓沈，但身分可以說雲泥之別。

但她忘不了，上輩子最後盡力保住自己的，正是他們，原本家學是祖父感念同族，隨手辦的，卻讓他們記住恩情，湧泉以報。

如今再活一世，她當然要知恩圖報，讓這些兄弟姊妹，都能過得更好。

沈莞放下這些心事，突然想到今天好像有什麼事忘記了，想了半天，她從祖母懷裡跳起來。

完蛋！忘了李弘禹！

Crescent Family